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四

宋 樓鑰 撰

祭文

祭叔父彬州

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雁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為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干

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隣為終焉計弟室先成
如跂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
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
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
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
弟雖卧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禱百端竟
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
邊壘精明絕人所至可紀莅官行法治家處已內外斬

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
吾之干祿聊復爾耳為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別不
甚為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
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
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
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為美旨酒嘉穀遣子以祭
情傷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
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

蔣參議母
代工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壺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
衣盈庭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
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
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而送之莫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

同元
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
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粃粃孫枝撫循

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
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
一疾寢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輿西旋郊迎奔馳不
覲溫顏徒瞻靈旗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寗窆
有期嘉殽在俎旨酒在卮情寓于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

剛中
代仲舅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
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躐出陳治安為天下甲道山

我魏金門岌葉鳳掖優處螭蚴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
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
捫參仰脅尊為忠臣叱馭不懾朝無顧憂威動邊堞秦
祠以歸高臥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畝邊塵忽驚騎壻
四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
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
樽俎折衝敵人震驚智略縱橫關闔王師增氣一
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調燮人皆

謂公行矣爰立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燁
燁天何不慙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嗚天子震悼
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雜沓鑰
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旒帖帖哀以送之干
載一訣

祭鄭衡州

若容
代仲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調高吐鳳妙年馳聲出
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晁董更事

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竒
中退墜諸淵公不為動天定勝人復為時用惟公之文
盍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雄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
然漫仕無所修綜閉閣卻掃胸次空洞至寶橫棄稱屈
彌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為之一慟

祭趙路鈴

不枯 代仲
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艱危奮
忠脫身騎塹卒歸行闕官以寢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

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為前輩樽酒相過雍
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
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
改郊廟侍祠莪莪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
遽至危殆嗚呼安閒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
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

子寅 代仲
舅同鄉人

惟公骨相竒龐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

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明光
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
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
踰嶠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天傷情鍾弗堪公亦云
亡歸途千里兩旒飛揚行道實涕而況州鄉某等從游
日望歸艤茲登公門總帷在堂遺像如生奠此一觴相
向失聲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

王滁州之室
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
人獨異輩流天予淑質婉嫻和柔不虐不妬不伎不求
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
高春秋胡為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馴致
未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
為膳羞尚爾後人壺彝是收

祭袁通判

章代仲
舅同鄉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

惟吾叔平尤為耆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
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
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
兼之而有餘壽登八帙皤鬢霜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
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踈勞謙終吉矢死弗
渝進不聞呂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
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于題輿人或不堪其
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沉疴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憖遺

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
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
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
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

代王
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
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偽少而篤學寢食不置
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又及

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
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
使者召從幕府張旌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令南北之人受公之賜
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
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為
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
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醞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

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
方使萬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
類天不愁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託夙契來官異縣獲拜
簪履憐其孤寡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
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
乎尚歆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

代陳
閻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人無恙時屢以為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庚子之秋既哭子畢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疎茲有意請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輦茀扶靈輿以東卒哭在適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

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
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
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言之

祭劉宜人

代陳閣學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相夫而
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
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
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閨闈蓋八十四年處

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
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
珠履歡謠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內外盡
傷幾為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為壻猶曰半子
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辱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
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
得摩其棺而一慟塋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
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懿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

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

之望代
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閱深自得
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
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
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
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
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

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
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
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為首者豈公
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
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
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
聞者為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遣
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

乎不為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

朔代
曾吏部

嗚呼天之生賢其畚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為不靳子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儻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

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深激貪立懦議論鯁挺不事
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
龔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
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
王佐之才百不一騁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溫
靖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
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薦紳韋布之
所悲哽也 某慕公風高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

為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
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要當為天下惜爾何止為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

十朋 代
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
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
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為主盟事失其平公
為權衡一有抑揚人為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

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為之隕
星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
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酌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顧歆

又代奠
守

嗚呼某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
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
茲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
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

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
墜視焉如生庶幾無愧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潛然出涕

祭薛士正

代曾
吏部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
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
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

歸里居固嘗服高風于踐履之舊聽宏論于警歎之餘
方將日親直諫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
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衰淚于生芻
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

顏
同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
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祛
旁觀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醜酒劇談

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謂夫江風匿薄得疾膚媵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強忽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酌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君子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戶

僖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晚
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經齟齬秀發書無不讀中童
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齏乃登上第乃瞻龍
飛得官戶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
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疊疊不倦自
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為親舊有急匍匐
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道我我閩
山靈輦何歸歸旒翩然云何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

菲奠薦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察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為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旒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

行之無恙猶可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外向風長號不
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

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
尚平易悃悃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
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興哀幾于罷
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
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

詹事良翰女兄旌
表門閭 同守俸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
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務夫人
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
齊夫人之弟名德峩巍同氣是似為家門楣月評升聞
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某茲叨假守欽歎壺彝
思播清風以勵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惟節孝有閭過
者式之

祭劉天台

孝憲
同守倅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悃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
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賙贈加厚知君
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
享

祭周侍郎

代侍
從

惟公惟識淵冲智略輻輳悃悃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
功力瘁心疲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

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
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功可以不朽信息
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某等為僚屬耳底
蘊未究忽拜總惟孰不疾首乃陳斯穀乃酌斯酒矢哀
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八十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炳

謄錄監生臣孫祥鳳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五

宋 樓鑰 撰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厯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

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授舒中丞置俞待制充袁知府穀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造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

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
表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為浙東提刑拜墓
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
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鄉一
書尤詳子常光孫弁异五世孫鏐鉉鑰鏞六世孫汶皆
踵世科异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
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
擾异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

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任為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國夫人明今為慶元府亡妣生于大觀四年歲在庚寅

五月八日少師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
尚書工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父諱
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為
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
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
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鑰該
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霈封太碩人紹興五

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
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
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
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
人錫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嚴州
軍州事鑰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館登仕郎鏘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鎰文林郎
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民局兼戶部大軍倉鋁

君葬于奉化縣金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喪合馬亡妣幼而敏悟五歲從外祖教授雄州歷歷能道河朔所見及邊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箋書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親庭或有遺忘問之如響將嫁外祖曰吾之紺珠往矣數歲已能作家書越國賢明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紉縫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端整皆可為法外祖為王府贊讀敵犯京師事定攜家南京以歸亡妣及笄篋具遭亂散失餘又壞于漏舟不

以為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為合德事李氏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順被服寒素內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篋直與共之為擇良配遂歸王公正己任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與為結縭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纔二十有七祇此一節過人遠矣自爾同先君宦游內助廉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

必勸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予從厚故廬既碎于兵火
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盡晨昏
定省之敬二舅出任叅理家務上下歡服既遂終養執
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
親晚雖分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劉氏本中原人
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
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
家人俱集齟齬不遺暮年髮不勝冠或勸裹以烏紗則

曰非所以為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于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為時世妝沖靚雅正無珠璣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寇時僅以澗水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于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為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無以為豐殺平心處事自無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

適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為婦親邊不
是家睦嫻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
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為畢其婚嫁其他解
衣為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秘方
歲營珍劑以為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婿
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為女弟
贊喜遣賀惟恐後無分毫羨慕及歛然之意少卿忽下
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

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夫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
惜曰心地乃爾耶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
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
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胸次豁然起居不改
其度人尤以為難鑰守永嘉迎侍為八十之度暇時領
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黃甘以分啣略無哀相鑰
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
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

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盡室為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間自引去同列或謂鑰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他人比也鑰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寇厄以是知生死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亂人意鑰竦而承命不敢復請聞者無不歎服鑰自吏部尚書謀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即去毋以祿位為累也既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

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為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為慶既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為一席以侈其盛仲春為尚書慶酬酢稠疊奉為重客季春又夫人生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直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

賜焜燿兩家先君在日固已羸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
未問納婦及婚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壯滿前
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為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
備福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
龍龕手鑑以正竒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
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
寒暑如一晝靜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
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

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裨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
記非出彊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第之外
姻婭宗泝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
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
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
茶褐墨綠等服皆出塞外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
歎習俗之變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
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

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
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鑰輩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
扶板與每過笑以為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
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感仰
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為依經馬之劇或至夜
分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
如鑰比蒙恩與邸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亦以
為然疾既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鑰痛念嚴州

兄祿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澡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
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
面西側卧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
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朴而自馴
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
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
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
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甚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

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為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于此尚何以生為哉方忍死以襄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閭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鑰自省事以來親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

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肝膽潰裂魂魄
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寔宥宥有時未敢求銘于
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
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
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
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鑰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

永嘉邵夫人

祖异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
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予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
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
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
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

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為墓銘生九子
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迥出流輩
年十三游邵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鑒裁甚精兄一
試占高第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
江母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
業之餘幹蠱尤篤棲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
智力所不給兄為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
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

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待行蓋一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叅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鷄初鳴時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內公退

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戶椽太守徐公箴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愴甚守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曹典獄漕使呂公正已行郡部民有訴獄寃者以詰糾曹喆不能答兄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呂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

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力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郤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叅大政慮搖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為東漕與呂公合詞薦兄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

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隆暑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鉤得其情比至桁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兄以所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卷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即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而死耳上因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即吐實尚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筭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跪請

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為我行文書他日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尚書蔡公洸為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為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尚疑兄年少氣銳或有疎略因為備言之喟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叙請密老獄吏所不能為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即攜兄詣丞相府

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祀徑以便服謁見色尚不
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
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
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
異又無一字指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
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為之嘉嘆因共薦兄謂如此等
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蠹
既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恩子特不欲

使子捨祿而遲次也既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
寢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
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為國主藏任責匪輕
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
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
置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
其凡于籍標識絜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
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即取屋角敝繒將封以歸奏

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蓋裒以備賜花等用
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
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
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
闕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纖悉明備
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
謁丞相曾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
僚顧見兄蹶踏而退兄亦不之便果罷已又進謁曰相

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遽集况作偽者他皆可為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冒為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即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為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為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且奏曰是時虞某

即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
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
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指揮五千餘項立條
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
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
上曰朕之即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
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是做有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賦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于睿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昏吏因得為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編別敕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

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
既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
朝優恤之恩反為豪戶欺隱之地土焉者財力豐裕與
吏為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
砧基多至百本卻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
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
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為下戶者實
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為更張則必

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為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為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數身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數和買而身之免丁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為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敷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為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即為差漕臣與郡守共措置而又論左

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即注纔入即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攷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今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因所當謹

兄尤恠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
驚搖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
行之既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
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囚之宿于獄
者寡拷掠尤稀閱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有為度隱
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
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為戒適有大獄
三數皆曖昧翻覆最為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

為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為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寮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

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兄曰
郡尚可為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既
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
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
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
盡其他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
郡倅貳以下爭以為不可兄不為變邑無官吏之擾又
罷無名之斂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

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
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
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聳服郡始少蘇矣木柅
出于歙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
商賈不通冗為之簡節踈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
畢牙僧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
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
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

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
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据案
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
相屬也外邑番訴問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
抑彊扶弱不為已甚有訴喪衣囊于津亭者期以舖時
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為之區處表裏
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諭從
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為先務近城本場苦

于潦水築牆則善墮插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為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廚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為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祭于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選當今

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為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閱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澡滌潔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澡錄兄之行事以告于綸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

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為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為明嚴而近刻為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為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

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兢作篆心顧好之下
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
冰之體近方攷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
韻疇分欲為一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為詩詞皆清新
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
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
盡禮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
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胃中之欲言者為之致曲

不翅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為不可學遇有不可亦必曲為其言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為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為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甕之志每日勤則不墮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偽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

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矐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
率歸于恕徊翔莞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
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為近之心計有餘使
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疏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
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
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賓全集兄豫為館穀之計惟帳器
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間又問勞其乏絕商
榷文義人人自以為親己婦家寢寢輟衣食之資以助

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為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
孤求師所在兄曰是吾叔父子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
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
又為謀資身之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
厚善乙未張赴省聞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
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為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
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
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所親曰吾嘗一第益友

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為元宗之子在公家為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頎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為時聞人而止于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耆穉皆相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弔者尚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宏遠紹興和買之請既行郡民間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

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減殯宮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鏗之生先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居喪鏗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鏗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鏗自度才具

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以意佐其傍處宦從宦
更為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敕局丞外府適相
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為榮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
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
鄉曲艷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
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為郡之勞而使家女子子極奉親
之歡躬調旨甘又間以政事施設具言于庭闈以請益

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
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乎哀哉游宦許
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纔
四年而得郡紱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為哉竟何為哉今
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
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
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
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

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
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鑰何以堪之嗚呼不
可活矣與澡等忍死以圖寃宥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
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鑰泣曰吾兄之亡斷吾
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
顯于用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
暇文乎哉乃號號授澡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八十六

宋樓鑰撰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
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

國夫人

父子俱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鑰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

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
業寢顯各以所長自見為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
極人臣出處繫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
以間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為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
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
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乎鑰四掌玉牒嘗攷福國
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為秀州嘉興縣
丞孝宗實生于官舍安僖生不及進用歿有追封賜諡

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廟于塋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為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

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投廸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盜王周行境內以五家為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廩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為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敝檄郡為桴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為皇

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士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為魚矣細民多以鬻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譏邏獲鹽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為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

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
不絕驚譎誣誣王命邀郵筒于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
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麇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
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齋巨萬吏請沒入
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為利乎為具棺斂屬其徒
護喪以歸明年金人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沒尚籍其家
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
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

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
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
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寤湖豪右侵築民
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
茅砧碕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
以慈谿為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
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
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遭內艱擗踊攀號絕而復蘇

溢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
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
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宮頽敝大出
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
門廡為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
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
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
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

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
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璽書褒焉歸
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為度地城隅為屋數十楹
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
本欲直犯吾境或謠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
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
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
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

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為卻兵衛霽威
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
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颺
去王曰既懷來之反其鋒以為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
授以官有以佚罰為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
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為難制遣
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為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
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

以德為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
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
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
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
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于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
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
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
政尚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案人

樂為用兩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
抵于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
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
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
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
若量入為出以求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
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斂不及民以
郡之西湖為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

之禁待遇賓客不為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寓公
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
求閒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
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
貴賤耄穉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
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九
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克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克明堂大
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款密王

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克郊祀別廟亞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輜啓塗事大體重詔克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克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僖祠堂之側屢欲奉孝宗章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

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圃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

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絕斯
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為之惕然是夕不
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
意所為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
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
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太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
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
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

立宗學月書季攷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
給又以減宮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
識者疑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
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克明堂亞獻詔加兩
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克永阜陵殯宮禮儀
使慶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
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
名嘉泰改元賜第為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

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
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訃聞上震
悼輟視朝三日贈贈加厚賜棺舍以蟬冠朝服斂遣內
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
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
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
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名繇外藩賜第于京
迺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絢爛綏章文考念功曰

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衮衣煌煌爰暨
沖人應龍初翔宣力百為調娛多方予嘉乃勲臚句不
名紫微是令遜避勿違貴極愈謙年耄益莊踰七望八
熾昌壽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
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適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
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尊寄哀一觴又遣太
常博士錢易直等輟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
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

典命使以行遙致奠筭以賁泉高爰以量幣清酌齊牲
案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
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
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實徽宗皇帝
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
夙有懿範媿德娠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克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
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謚恭榮次師揆檢校少

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令次師
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高深
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
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臯
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
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
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岳師彌師貢俱得
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

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
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
主適朝奉郎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
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
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
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永
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
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

郎特差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
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
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忱右千牛衛將軍希訓太子右監
門率府率權克秀安僖王園令希愷忠翊郎特添差兩
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棻承事郎新差監
臨安府糧料院希諛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
希低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
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

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為真人鑰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

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既覺聲猶在耳免
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為安僖卜宅兆銜哀走
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吉然念力不能致
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
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
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獐異
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為
地主故巡護爾既為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

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
名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
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
葬累累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為掩瘞
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嶮
岫久之暝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閔雨
告帝既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
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為難言如王之交

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續之日起處如平時
夜尚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
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
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
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
四十年未嘗廢每曰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
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撫其背而
為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

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為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為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為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甚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間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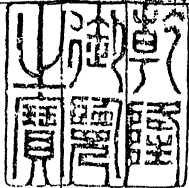
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怒服膺
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
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
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為
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天天無疾言遽色侍側
勝冠者衆童仆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
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
節公于山間先屏騶閔及門下車趨就賓廡吳興太守

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為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為真率之集以勢位遼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朋為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

遺棄則寡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鑰
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預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
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
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
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為重造邴從容多有獻替一語
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
此鑰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
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

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殽之饋若施于敵已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為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鑰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

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為一代
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
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六